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參賽類別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作品名稱	彼岸花
<p>彼岸花，開一千年，落一千年，花葉永不相見。情不為因果，緣注定生死。</p> <hr/> <p>水仙白色的花瓣挨著幾抹金黃，晶瑩的露珠靜靜伏在葉片上沉睡。溫劭翔提起畫筆沾了些水彩在畫布上點了幾筆，隨即又直盯著他面前那幅繪了整個下午的水仙。</p> <p>「總覺得少了些什麼…」溫劭翔喃喃自語著，眉頭蹙了一下。溫劭翔對於美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而繪畫使他能夠捕捉美的意象。</p> <p>執著了數分鐘，他將畫筆輕輕放在染滿顏料的水杯裡，站了起身，披上掛在門口衣架上的水色襯衫，腳步輕快地邁出了畫室。</p> <p>溫劭翔漫步在街道上，眼睛環視著四周，原本就俊秀的臉龐被陽光和徐風襯托，更讓他增添了幾分瀟灑。是，他的確是瀟灑，四年前當他毅然決然捨棄了從醫之路的飛黃騰達，選擇窩在那幢外牆斑駁的老舊房子執起畫筆，那時的氣魄著實令人佩服。</p> <p>十餘分鐘後，溫劭翔走到和他的房子隔了七條街的巷弄。這條巷弄他是不熟悉的，因為幾個月前這裡還被施工的圍籬圍住，進行著老舊社區的都更計畫，當他搬到這個社區之後，就從未行經過這個地方，但此時的他已經被巷弄裡那一間花店給吸引住了。</p> <p>整棟花店被漆成潔淨的白色，鵝黃的屋頂在陽光的照射下顯得格外耀眼，玻璃門外擺滿了五顏六色各式的花朵，像極了夜晚台北街道的霓虹燈，卻不會令人眼亂神迷，而是散發出恬淡的柔靜。</p> <p>溫劭翔目不轉睛的瞅著這間花店，心中興奮的火苗早已在熊熊燃燒。他對花情有獨鍾，他總常呢喃著：「花是大自然賦予我們卑微人類能夠觸碰到的美。」因此他的作品十有八九都是垂涎欲滴的花朵。</p> <p>他走到門口彎下了腰瀏覽著，頓時間他愣住了——一株血紅色的花佔滿了他的眼簾。鮮血般的花被向後倒開展捲曲使人不寒而慄，倒披針形的花瓣好似浴血舞者，如此美麗卻帶了點肅殺的氣息。「這朵花叫做曼珠沙華，又稱彼岸花。」正當溫劭翔舉起右手想去觸碰那朵紅花時，一個溫柔輕和的聲音從他左方傳了過來。</p>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一名女子悄然地站在了玻璃門前，她有著一頭黑珍珠似烏麗的長髮，穿著一襲白色的長洋裝，上頭點綴著幾條蕾絲花紋，她的皮膚白皙但臉上帶了些憔悴，小嘴揚起的一抹淺笑彷彿能傾城使人勾了魂，她身上並沒有多餘的胭脂粉飾，卻散發出仙女般的氣質。

「先生？先生？」

「啊…不好意思，剛剛不小心發了個愣。」溫劭翔的確是被眼前這名女子的氣質給震懾住了，他對於剛剛的失態感到有點羞恥。

「你真有趣。」女子淺笑著繼續說，「這朵花很美吧。」

「的確是，但是卻又美得令人生畏。妳剛剛說它叫什麼名字來著？」

「彼岸花。傳說中它是開在黃泉之路的花朵，它很美，卻不被這個世界所容下，它的美，是妖異，是災難，也因此又被稱作是冥界之花。」女子看著彼岸花，眼神中透露出一絲惆悵。

「不被這個世界所容下啊…」溫劭翔輕撫著彼岸花，用很輕微的聲音自語著。

「啊，不好意思，」女子站起身看著溫劭翔，臉上帶了點歉意，「還沒自我介紹，我叫做白允熙，這間花店是我叔父開的，前幾個月才租下了這裡，我在這裡幫忙送花還有賣花，先生如果你想買的話我可以幫你介紹。」

「我叫做溫劭翔，住在 237 巷的一間紅磚屋，在那邊開了一間畫室，我很喜歡花，因此我也喜歡畫花。」

「真的嗎？原來溫先生是個畫家啊，難怪散發出一種藝術家的氣息，而且看花的眼神很銳利呢。」白允熙輕輕的笑著。

白允熙很快地為溫劭翔介紹著擺在門口的幾朵品種的花，兩個人聊起花來格外投緣，溫劭翔愛花，而白允熙對花又有自己一番見解，意氣相投的兩人就這樣在花店門口暢聊了一個多小時，好似相隔多年不見的老友正在敘舊。「其實我是出來找些靈感的，」溫劭翔盯著白允熙笑著，「不過跟妳聊了這麼久還有聽到這麼多的花的介紹，我想我應該找到了。」

「溫先生你怎麼一直看著我…」白允熙有些羞赧地撇過了頭。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妳就是我的靈感啊，我終於為我的白水仙找到靈魂了。」

「白水仙？」白允熙撇過了頭看著佇立在盆栽中的彼岸花，「白水仙太純潔高雅了，拿它來比喻我只會玷污它罷了。」

「我不這麼覺得，每朵花都有它獨特的美，身為一個畫家，對於美的感受是很精準的，在我的眼裡，妳就是一株水仙。」

「你真的很風趣呢，」白允熙捧起了花盆，「不過比起水仙，我更覺得我是這朵曼珠沙華。」

白允熙總是用很柔和及令人憐惜的眼神看著彼岸花，好像要訴說什麼，但是那到喉嚨的話卻怎麼也衝不出口，硬生生地又被吞了回去。

溫劭翔看見白允熙那樣的神情而疑惑著，正想要說話時，一個渾厚的聲響從店內傳了出來。

「允熙，妳還要待在門口多久啊？天色已經快黑了，晚上還要送花，妳等等快點把門口的花收進來。」

說話的是一個留著蓬鬆短髮的中年男子，他留了一撮雜亂的鬍子，嘴裡還叼了根煙，臉上佈滿了皺紋，他的眼神雖然稱不上兇惡但卻帶了幾分歷經世事的滄桑。

他脫下沾了些塵土的深藍色圍藝圍裙，隨手丟到了放在門旁的竹編籃子裡，隨後推開了門。

「是客人嗎？」男子上下打量著溫劭翔，將嘴裡的煙熟練地丟到了門口的垃圾桶。

「叔父，他是我的朋友，叫做溫劭翔。」白允熙一看到男子從門口出來後，馬上放下了手中的花，將沾了些土的手往自己身上的圍裙抹了抹。「您好，初次見面。」溫劭翔禮貌性的朝著男子說話。

「小子，我是允熙的叔父，如果有看到喜歡的花儘管跟我說，你是允熙的朋友自然可以算你便宜一些。」男子粗獷的笑了笑，拍了拍溫劭翔的肩膀。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謝謝您的好意，不過我還有事情要忙我就先走了，下次再來拜訪。」溫劭翔向兩人致意後就朝著畫室的方向快步地離去。

「我都不知道妳什麼時候有朋友了。」男子朝著白允熙瞅了一眼，隨即將擺在門外的花盆搬進店裡。

「長的斯斯文文的，眼光還不錯啦。」男子大笑了幾聲，「不過可別忘記晚上還是要送花啊！」

「好的叔父。」白允熙諾了一聲，眼神流露出一絲無助，雖然夕陽餘暉照得她眼睛有些睜不開，不過她依然直盯著溫劭翔剛剛離去的方向。

溫劭翔將完成的水仙畫裱了框，小心翼翼地掛在一處較為乾淨的白牆上。他靜靜地凝視著那幅剛完成不久的畫，若有所思的樣子。

過了片刻，他走到廚房打開了上方櫥櫃，微踮著腳拿下了一台棕色的咖啡機，那是他18歲那年考上醫學系母親送他的禮物，用過了十個年頭，雖然有些老舊但還堪用。

他其實想過要換掉這台咖啡機，只是他總覺得其他的咖啡機並沒有辦法研磨出他喜歡的那種咖啡的香醇，就像上了癮似的，在他拋棄掉所有一切傳統的束縛，逃離了他原本所在的世界，但還是離不開這台富含深意的機器。

他熟練地泡了杯濃郁的義式拿鐵，坐在窗邊的白色小吧檯旁細細品嚐，安靜地讀著他前幾天剛從市區書店買回來的小說。

過了許久，天空開始飄起了小雨，雨不大，但是打在對面鐵皮的屋頂上卻破壞了這分早晨的寧靜。

「叮咚——」一聲清脆的門鈴聲也隨著這場雨劃破屋內凝滯的空氣。溫劭翔起先是沒注意到的，但門鈴聲不斷地催促按著才讓他從書本中回到了現實。

溫劭翔抓了抓他睡醒沒多加整理的頭髮，腳步緩緩地走向了大門，而當他開了門後，卻愣了幾秒。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映入眼簾的是一名穿著樸素的中年女性，她束著頭髮，髮絲有些許的斑白，臉上撲了一些胭脂看起來有特別梳理過，紫色的長裙些微地被雨水淋了濕。

「按了好幾下門鈴才開門，現在年輕人都這麼沒禮貌了嗎？」女子收起了傘，拿起放在門口的兩個白色袋子，袋子裡面裝了不少東西。

「三姨，您怎麼還是這麼愛說笑，先進來吧，外面的雨好像開始變大了。」溫劭翔主動拿過了女子手上的袋子，並將門旁的室內拖鞋遞給了她，「地上有點濕，小心滑倒。」

溫劭翔又泡了一杯咖啡，兩人坐在客廳桌子聊了起來。

「其實啊，我還真不習慣喝咖啡，像我們這種老一輩的還是喝茶比較合胃口。」三姨輕啜了咖啡一口後，放下杯子說道。

「您還年輕呢，」溫劭翔笑了笑，「看您的皮膚還是保養得很好啊。」

「你就別調侃我了，我自己有多大歲數難道我自己還不知道嗎？你這個小子真的是，油嘴滑舌的。」

「三姨教訓的是。不過三姨您怎麼會來到這裡？外頭還下著雨呢！」

「我想你自己應該也猜到個兩三分了吧，是你媽托我把這些東西拿給你的。」

三姨將袋子裡的東西全部拿了出來，裡面裝的都是一些新鮮的蔬果和雜糧。

「你媽知道你愛吃橘子還特地多買了幾顆給你解解饞的呢。」

「三姨謝謝您還特地跑過來，其實沒必要這麼麻煩的，您打通電話給我我自己就會去拿的。」溫劭翔一邊說話一邊將桌上的東西收進了袋子裡。「你很久沒回去了，改天撥個空回去看一下你爸媽吧。你們家就是這樣，個性一個比一個還倔強，非得要搞成這樣。」三姨無奈地嘆了口氣說道。

「三姨我知道您的好意，但我是不會回去的。」溫劭翔聽到三姨說的話後停下了原本手邊動作，堅定地看著三姨。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溫劭翔心裡是想家的，但早在四年前離開家後，他果決地斷掉與家裡任何聯繫。他出身醫生世家，爸爸更是市區內有名的外科權威，從小他便背負著成為一名醫生的命運。

他很快就表現出他聰穎的資質，但那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更喜歡繪畫，而且在繪畫天份上他的表現更加出色。不負眾望進入醫學系，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對溫劭翔來說，只是一個家庭賦予他的任務，而他將任務完美的完成只是對家裡的交代。

他第一次向母親提出內心想法時，母親的回應卻令他充滿訝異和絕望，刺耳的那句話他至今沒辦法從記憶中抹去，因此他選擇逃避，逃出困住他軀殼的牢籠。

學生時代存下來的零花和身上的家當讓他勉強租下位於淡水區這一幢房子，除了賣畫，閒暇之餘他還兼職家教，生活開銷也算有些著落還能攢一些錢。對於溫劭翔來說，他不需要奢華的上流生活，這種簡單的生活才是他所嚮往的。

當初他只有告訴同樣住在淡水的三姨他的住址，但終究紙是包不住火的，他母親很快地就得知了消息並且來訪了多次。

而當溫劭翔的母親吃了好幾次的閉門羹之後，她最後只好透過三姨來表達她對溫劭翔的關心，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勸說他回去家裡。不過這並沒有澆熄溫劭翔對於他自己追求人生的熱情。

「唉，我也知道，但骨肉之情血濃於水，再怎麼樣任性也應該要有個限度吧。」

「那也該是他們改變一下那拘泥於傳統的頑固思想吧！如果他們真的愛著自己親生的兒子，那就應該尊重我的選擇。」溫劭翔語帶凝重，右手的拳頭握緊得連指甲都陷入皮肉之中。「好了好了，我也不是要逼你，我受的教育也沒你多，只是希望你們能早點團圓。說一句實在話，我是希望你能當醫生的。」

「你爸媽那邊我自然也沒少勸說過，我能感受他們態度已經在軟化了，但面子總得顧，你們說穿了也只是互相拉不下臉罷了。」三姨站了起身，將另一個裝有蔬菜的袋子拿進了廚房。

溫劭翔依舊坐著，頭微微低下，表面看起來平靜但內心卻早已是波濤洶湧。

「唉呀，看看這些灰塵，你已經很久沒下廚了對吧，」三姨嗤笑著在櫃子邊找著廚具，「這些菜就是買來要煮給你填填肚子的，整天吃外面那些鹹油炸物早晚身子也會被搞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壞的。」

「您別笑話我了，您明明知道我對廚藝沒什麼天分。」溫劭翔壓抑住了內心的波瀾，笑著向三姨說道。

「虧你還是學醫的，」三姨笑了笑，俐落地用刀切著從市場買來的蔥和白蘿蔔，「讓我來露兩手讓妳嚐嚐三姨的手藝。」

「您的手藝可是連城內那些有名飯廳的大廚都敬佩三分的呢！」

「別提這個了，要是我有這麼厲害早就在這個社會上混個風生水起了。」三姨開了爐子的火，將剛切好的蔬菜一併丟進了大鍋中隨後開始熟練地炒了起來。

溫劭翔看著這一幕，心裡平靜了許多。

艷陽毒辣辣地照著石地，熱風也毫不留情地朝著路上快步的行人狂襲，街道旁的一排排的小販似乎不畏懼這樣的酷熱為了生計努力地叫賣著。

八月的臺北總是被籠罩在使人鬱悶的炎熱中，但臺北人又早已習慣這樣的炎夏，不，更正確的說法是妥協，然而他們卻又一直尋找著能夠抵禦這炎熱的方法。

公園的樹蔭雖然稱不上是絕佳的避暑地點，但著實是普羅大眾在熱天中覓得乘涼的一席之地。

白允熙穿著白色連身裙，戴著一頂裝飾著幾朵玫瑰花的白色遮陽帽，靜靜地坐在人行道旁的木椅上，不時看著手錶，看起來像在等人。

「不好意思，等了很久了嗎？」溫劭翔匆匆忙忙地從人行道另一旁跨越馬路走了過來，他穿著整齊的藍色休閒衫配上白褲，散發出文青和俊朗的氣息。

「不會，早上也沒什麼事，我就先搭車過來了。剛剛在這附近逛了一圈，還嘴饞買了些紅豆餅。」白允熙說著。

「反倒是我要謝謝你邀請我去看花展，而且剛好這幾天光暉叔父去南部，難得能出來晃晃。」白允熙臉上露出異常開心的微笑。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只是剛好有朋友是展覽的工作人員，這不算什麼，」溫劭翔靦腆地抓了抓頭髮，「展覽就在前面那個轉角，我們快過去吧。」

白允熙點了點頭，兩個人沿著人行道一路上有說有笑的走到了門口，溫劭翔迅速地從口袋裡掏出了兩張票，遞給了票務員。

雖然白允熙看起來還是一如往常的沈靜，但其實她心中是很雀躍的，這是她為數不多的遊玩經驗，更是她所渴望的幸福時刻。

溫劭翔自然是不懂白允熙心中的想法的，只知道白允熙懂他對於美的體會，是他的知音，在她身旁，溫劭翔能夠盡情地釋放自己，沒有束縛。

兩人愜意地散著步，將整個展區花草樹木都納入自己的眼底，儘管陽光依舊刺眼，但對他們來說那是一種溫存。而園區中央的湖波光粼粼，還有大片睡蓮，與遠邊的青山輝映出一幅水色天光的景像。

溫劭翔在湖濱旁的大樹下席地而坐，從他背包中拿出從畫室帶來的畫本和素描筆，熟練地將眼前的風景繪入紙中，而白允熙坐在離他十多尺遠的花叢旁，屈膝注視著白雲。白允熙很美，但那種美又帶了點距離，由不得人輕易觸碰，只可遠觀，不可褻玩。

溫劭翔心裡知道，他對白允熙的情感並不一般，除了曖昧情愫外，更多的是惺惺相惜。每次當他作畫遇到瓶頸時，他總愛到花店找白允熙聊聊，和她的對談時常能激發他的靈感，白允熙書雖然讀的不多但有內涵，和他的興趣又相似，自然而然兩人便走的更近。

白允熙的叔父白光暉倒是對他有敵意似的，雖然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但是白光暉對白允熙和他的一舉一動格外關切。每次溫劭翔和她提到她叔父時，她總是支支吾吾地又將話題繞開，只知道自從白允熙父母離開她後，是叔父收養了她。

「哇，好漂亮！」正當溫劭翔畫到一半發楞想著事情時白允熙不知道何時繞到了他的後面讚嘆了聲。

他嚇了一跳，畫筆從右手滑落掉到了草地，紙上筆墨的紋路也稍撇離了原來的軌道。

「啊真對不起，嚇到你了。」白允熙看到溫劭翔的反應後愧疚地道了歉，彎下腰伸直手想撿起筆，「我幫你撿。」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沒關係我自己來就好了。」

他們兩個人的手幾乎是同時抵達的，溫劭翔來不及反應，手就疊上了白允熙的左手。兩人對這始料未及的意外不知所措，對視了一秒，有默契且迅速地縮回了彼此的手，白允熙的臉害羞地泛了些紅暈而溫劭翔則一臉尷尬。

「我…我不是故意的。」溫劭翔慌張地向著白允熙道歉。

「是我的錯，我才該向你道歉。」白允熙搖了搖頭說著。

其實溫劭翔心裡是既羞赧卻很開心的，但當他低下頭看見白允熙右手時，更多的是疑惑填滿了他的腦袋。

白允熙的右手充斥著許許多多被針扎過的傷口，雖然並不明顯，但是溫劭翔是學醫的，這些丁點大的痕跡逃不了他的眼睛。

「對了允熙，妳的右手怎麼了？」溫劭翔疑惑地問道。

「沒什麼…」白允熙聽到溫劭翔的話臉色微微發白，並立即用左手掩著傷口，「小時候身體虛弱，時常去醫院看醫生打針留下來的，現在已經好多了。」

「沒事就好。」溫劭翔並不完全相信她的說法，但是他看得出來她有她的苦衷，溫劭翔不會咄咄逼人，即使面對眾多疑惑，他還是尊重白允熙。他知道，白允熙總是有意地隱瞞著一些事情，但是每個人都有隱私，對於她，溫劭翔可以等，等時機成熟了再由她親口說出。

「時候也不早了，妳餓了嗎？」

「恩…有點，中午也只有吃一些東西果腹而已。」白允熙收起尷尬的面容，轉用輕鬆的語氣說道。

「我知道這附近有一間不錯的湘菜料理，很久沒吃一頓了吧，我請妳。」

「這怎麼好意思，今天還是你給我這個機會來逛展覽的呢！」

「別跟我計較這麼多了。」溫劭翔輕輕地抓住了白允熙的手腕，「我還得謝謝妳呢。」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謝…謝謝我？」

白允熙對於溫劭翔突如其來的舉動受到了小驚嚇，雙眼睜得大大的盯著溫劭翔深邃的眼眸看著，他的眼神溫柔中帶著誠懇，她能感受到溫劭翔發自內心對她說出來的那番話是如此真切。

溫劭翔的確迷人，是個風流倜儻的紳士，他的言行談吐中有格調，看似隨意卻又不失拘謹。白允熙內心是很欣賞與崇拜他的，甚至還有絲愛慕的情意，只是她不敢表現得太明顯，也覺得自己配不上。

「走吧。」

溫劭翔曳著白允熙的手朝著湖的另一邊緩緩離去，夕陽餘暉將兩人的背染得通紅，波光粼粼的湖面依舊動人，湖邊的綠樹零星點綴，將這個畫面描繪得浪漫又唯美，頗有詩畫的意境。

溫劭翔每個禮拜都會挑兩三天去花店拜訪，有時候還會直接在花店門口作起畫來，雖然比較多的作品是擺放在門前的花，但來光顧的客人偶爾也會成為他筆下的模特兒，而他們倒也覺得這樣蠻新奇有趣。

漸漸地，花店和溫劭翔這兩個名詞傳遍了大街小巷，彷彿成為一處觀光景點似，每到下午就有人潮慕名而至，讓白允熙忙得汗流浹背又暈頭轉向。

溫劭翔自己也樂見這樣的情況，不只有了白允熙的陪伴，他的畫也讓更多的人看見並受到稱揚，花店的生意因為他的關係提升了不少。

但這看似美好的一切在白光暉的眼裡，卻並不如此。

「妳和那個小子現在是怎麼樣？」白光暉坐在餐桌前吃了幾口飯，朝在廚房忙著做菜的白允熙說道。

「沒…沒有啊。」白允熙聽到白光暉的話，原本切菜的動作慢下來且有點畏懼地說著，「溫先生他喜歡花，又特別愛作畫，所以才常來這兒的。而且現在生意不是挺好的嗎，說不定這樣以後…」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就不用再『送花』了。」白光暉迅速放下手上的碗筷用很大聲的嗓門說著，並轉過身盯著白允熙，「妳是想這樣說嗎？」

白允熙頓時沉默不語，屋內的空氣似乎凝滯在此刻，鵝黃的吊燈微微晃動發出嘎嘎的聲響，水龍頭的水滴落到水槽的清音也格外明顯，整個空間沉靜且恐怖，令人不寒而慄。

白允熙知道白光暉生氣起來有多可怕嚇人，雖然白光暉平時對她還算不錯，但是白光暉有自己的底線和禁忌，如果任何人觸碰或侵犯到，白光暉絕對不會善罷甘休，即便是她也一樣。

「允熙阿，妳太天真了。要想在這個骯髒的社會上立足，需要的就是錢。妳覺得經營這間小小的花店是能賺到多少錢？這幾些日子以來才不過多個幾千塊罷了。」白光暉站了起身，朝向白允熙緩緩走去。

「再說，這間花店本來就不是開來作正經生意用的。不過是妳喜歡種這些花草草我才讓妳兼作這些買賣的，妳可不要忘記這間花店最初的目的是什麼。」

「況且妳應該是最清楚貧窮是有多恐怖的啊，妳爸爸因為沒錢而對妳做了什麼事妳自己知道吧？」聽到這一席話，白允熙頓時捂住耳朵放聲大叫，淚水止不住地從她的眼角不停的滑落，她癱坐在地上，她不想回憶起那段時光，她不想。

「別哭了。」白光暉蹲下來拍了拍白允熙的頭，「叔父我知道妳很辛苦，所以才將妳解救於那個地獄之中。不過，也別忘了妳自己早已背著罪孽，無法回頭了。」

白允熙啜泣著，她的確明瞭自己早就搭上了一班無法回頭的偷渡船，不知道何時能靠岸，而就算靠岸後她也知道等著她的會是什麼，不過她明白至少不會太順遂平安。

「還有那小子的事情妳可得早日解決。如果以不妨礙生意為前提我倒是不反對妳們兩個交往，但是，妳覺得他要是知道妳是個怎麼樣的人，會繼續和妳在一起嗎？」

白光暉站起身，朝向廚房旁邊白色的門走去，他從口袋裡掏出一串鑰匙，將門打開，門外面有一座大庭園，有三間溫室坐落在這個庭園內，而庭園四周則被磚牆高築地屏蔽在內，雖然看似封閉但實際上空間還算寬廣。

白光暉逕自地朝著第二間溫室走了過去，他悄悄推開溫室的門，裡面種滿了好幾排的植物。最左右兩排種滿了各式各樣的花，但形成強烈的對比的是中間兩排種的卻是同一種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花，而那花鮮紅艷麗—罌粟花。

雨已經下了好一陣子了，夜晚和烏雲將整個港口籠罩地漆黑而令人窒息，因為缺乏街燈的關係加上雜草叢生，港口倉庫附近的產業道路一到夜晚便窒礙難行，因此倉庫附近人煙稀少。

這裡原本是用來當作漁船的卸貨區，但是在港口北部不遠處新建造了一座腹地更加廣大的港埠外加政府推行的新市鎮計畫，這裡的市場漸漸被北區的港埠所吸收而沒落。

一名身穿藍色雨衣的人騎著有些破舊的腳踏車從產業道路上朝倉庫方向過來，車後方還載著一個用不透水布包裹住的紙箱，她很小翼翼地騎著，非常保護身後的箱子。到達倉庫後，他將腳踏車停在3號倉庫斑駁的外牆邊，並把後座纏著箱子的麻繩迅速地卸了下來，吃力地搬起後面的箱子放在地上。

「辛苦了，很重吧，我來搬就好了。」

一個渾厚的聲音從倉庫群中傳了出來，頓時一名身穿黑色風衣撐著黑傘的男子悄悄地從黑暗中走向了穿雨衣的人。

那個男子皮膚黝黑，面容粗獷且留著濃密的絡腮鬍，粗眉毛配上他帶著肅殺氣息的眼神顯得格外凜然，而全身黑裝的他此時像極了來自地獄的陰間使者。

「那老頭真的是不會體恤人，每次都讓你一個女人拿著這些東西。還是… 要不要考慮來我們這邊，我保證你絕對吃飽喝足。」男子咧了嘴笑著對穿著雨衣的人說道。

「坤哥謝謝您的好意，不過花店那邊的生活我過得還滿足，恕我拒絕了。」

「哎呀，允熙妹妹阿，你明明就知道我錢在坤是個怎麼樣的人物，你這樣子一直拒絕，我的面子可是往哪兒擺阿？」男子輕輕拍了拍風衣袖上的水漬，看著身穿雨衣的白允熙語帶一絲威脅地說著。

白允熙身體微微顫抖，有些害怕地往後退了兩步，並作出隨時可以向後逃跑的姿勢。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提起錢在坤，他還真是個不得了的人物。年齡四十出頭他是這地方上最有權勢的製毒兼販毒的大盤商，掌控了三個幫派和港口走私的交易部門，壟斷了南淡水毒品的市場，同時還身兼港口社區發展協會的會長，勢力遍及黑白兩道。

白光暉的花店是他為數眾多的毒品來源之一，錢在坤覺得利用花店的外觀能夠讓種植罌粟花更安全地被隱藏在種植其他品種的花草的表象，再加上利用白允熙來送花更不容易引起警察單位的注意。因此他資助了白光暉建立店鋪，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被白允熙的美貌所迷住。

自從錢在坤第一次見到白允熙時就無法自拔了，送花給禮物各種獻殷勤的方法他都試過，然而他其實是個有妻室的男人，在顧及名聲以及眾人的目光加上白光暉雖然同流合汙但對於白允熙他還是很照顧的情況下，因此錢在坤並沒有太大的進展。

但最近他對白允熙的追求卻不知怎麼地越發熱烈，令白允熙困擾許久。

「好啦，不逗妳了，瞧妳這個臉色白的。喏，拿去，是因為妳我才多給的。」錢在坤從風衣的口袋拿出了一個厚信封袋，裡面裝的是一疊千元鈔票。

「謝謝坤哥。」白允熙語畢便快速地從他手上拿過了信封，一轉身就跳上了腳踏車，正當她想要離開時，錢在坤想到什麼似地跑到了白允熙前面用雙手撐著擋在了車的握把上，阻止白允熙騎車。

「我真的很喜歡妳，跟著我，包準妳下半人生不愁吃穿，妳就不能考慮我一下嗎？」

「坤哥，我們真的是不可能的，請你讓開。」白允熙用力地撥開了錢在坤的雙手，一個側身從他身旁騎過，快速地踩著踏板，沿著道路騎車離去。

錢在坤看著白允熙離去的方向愣了會，發瘋似地撿起草叢內一顆拳頭大的石子朝著2號倉庫的牆壁猛地砸去，大吼了聲，連空氣都為之震動。

溫劭翔閉著眼睛躺在床上，但他並沒有睡著。外面的雨恣意地敲著對面鐵皮屋頂在這半夜著實擾人。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這雨已經從晚上九點多下到了現在，而且溫劭翔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胸口總是悶悶的，原本以為是心塞還特別搭車去隔壁鎮的醫院掛門診，但檢查出來只是他自己多心了。

對於這樣的情況他倒也覺得奇怪，吃過巷口的夜宵後原本還想要去買些酒來喝，沒想到突然就這樣下起了雨，打消了他原本的興致，他只好摸摸鼻子回家休息。

但這場雨似乎沒有要讓他入眠的意思。

倏地，一陣門鈴聲劃破了這吵雜而沉悶的僵局。溫劭翔慵懶地起了身，穿上拖鞋，腳步緩慢地朝著門的方向走了過去。而當他把門打開的時候，他卻愣住了。

「允熙，妳怎麼來了？還濕成這樣，快進來。」溫劭翔拉著穿雨衣的白允熙進門，隨即飛奔朝著寢室拿了一條浴巾遞給了白允熙，並將她的雨衣脫了下來。

「冷嗎？我去煮杯咖啡給妳喝，妳先擦一下身子。」

溫劭翔的語氣依舊是那麼溫柔和緩，動作還是那麼體貼。白允熙淺笑了一下，她鼓了好大的勇氣才按下門鈴，在那之前她已經猶豫地站在門口一個小時多了，她不想失去他，但她必須面對，在她愛的人、她的真實和她的過去之間，必須面對，必須。

白允熙一直都處在選擇的分岔口，她知道一旦她選擇其中任何一條，其他的路都將永遠崩塌，而她做出的選擇都將使她支離破碎。溫劭翔毫無疑問是她最甜蜜的負擔，她愛他，但她覺得自己不值得也不應該擁有愛情。

然而，當她自己察覺時已經陷入了愛情的泥淖裡。溫劭翔有令她無法抗拒的魅力，而她也正在相處的過程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但這幸福卻得要她赤裸裸地將她的傷口給揭露出來。

在漫漫且無數次的掙扎中，白允熙也做出了覺悟。

「小心燙，慢慢喝。」溫劭翔將熱咖啡拿給了正發著愣的白允熙。

「謝謝。」白允熙輕啜了口，一股暖流從喉頭經過食道溫暖了她的身體。

「不過發生什麼事情了？這大半夜妳怎麼跑來了？」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我…」白允熙捧著手中的咖啡，低下了頭若有所思的樣子。

「沒關係，時間也晚了有什麼話明早再說吧。」溫劭翔正起身想幫白允熙擦頭時，被白允熙一手抓住。

「還記得我跟你說過，我覺得自己是曼珠沙華嗎…」

「嗯，說過。」白允熙將自己的右手伸了出來，左手食指微微顫抖地指著上頭被針扎過的傷口。

「我是獨生女，家裡原本開設建築公司，過得日子也算幸福。但自從爸爸投資失敗破產，家道中落之後，我的命運就改變了。」白允熙放下了手，看著溫劭翔說著。

「在那之後，爸爸開始酗酒、染毒和家暴，他逃避所有一切，媽媽和我整天以淚洗面，我們只能靠著救濟金度日。後來，媽媽承受不住這樣的煎熬從樓頂一躍而下，那時只有十歲的我，心根本沒法承受。」

「你知道嗎，我爸爸竟然對這件事毫無感覺，反而為了錢想將我賣到酒店…」白允熙說到這裡，潸然淚下，雙手交叉緊緊抓著自己的手臂，「後來我逃走了，卻又被他給抓住。結果他因為這樣，居然用毒來控制我！那一針毀了我的人生，我的人生…」

白允熙崩潰了，她緊抓著手倒在了溫劭翔的懷裡大哭著，淒厲的哭聲在溫劭翔的心裏有如利刃般割著他的心，他一直都知道白允熙隱瞞著什麼，卻從未想過在白允熙的心裏這是多大痛苦的過去。

「在他要抓我去酒店的路上，他被警察臨檢而被逮捕了。」白允熙哭了一會，平靜後說著，「後來我被叔父收養，本以為我能夠逃離地獄了，沒想到叔父他卻逼著我販毒，而染上毒癮的我，只能夠藉由吸毒來自己不要那麼痛苦…」

「我早就背滿了罪孽，又沒有依靠，就像彼岸花一樣，我這一生注定是沒辦法得到我所想要的愛情，而且我跟叔父在同艘船上，隨時都可能沉沒。我一直都不想讓你知道我是個這樣的女人，因為我擔心失去你…但現在，我選擇告訴你，是因為我決定要離開你了，我不能這麼自私。」白允熙哭著站起身，「謝謝你這幾個月的陪伴，我想對你說最後一句話，我愛你…」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正當白允熙說完話轉身要奔門而出時，溫劭翔從背後緊緊抱住了她。

「妳不可以走。妳剛剛所說的這些我聽起來都不是妳自己的意願，而我愛的是真正的白允熙，最懂我的那個善良的白允熙。」

「我不值得…」

「妳值得。」溫劭翔打斷了白允熙的話，「妳遠比妳自己想的還要值得，妳的價值我很清楚，就像妳理解我的想法而一直支持我那樣，所以…所以不要再說這種話了…」

白允熙再次哭了，但這一次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溫暖，一直扼著她心中的煩惱也煙消雲散了，她真正感覺到被愛著是這麼簡單純粹，這麼幸福。

「我會陪著妳的。」溫劭翔把白允熙拉近了懷裡說著，「等我們安頓好一切之後，我會陪妳去警察局的，無論未來會遇見什麼樣的困難，都有我在，好嗎？」

「我知道，謝謝你。」

白允熙靜靜地躺在了溫劭翔的懷中，眼睛閉了上，淚水依然流著，但能感受到那是充滿欣慰和安心的眼淚。窗外的雨也停了，漸趨寧和的夜晚給人一種清新舒適的感覺，彷彿正告知著混亂的結束。

然而，白允熙還是逃不過曼珠沙華的命運。

當她最後一次去送花的時候，錢在坤用槍抵著白允熙想要染指她，她掙扎一番抓準時機逃走，而情急之下錢在坤卻開槍誤殺了她。

子彈穿過她的胸口，鮮血不斷從槍傷的地方湧出，沿著摺痕染紅了她穿著的白色連身裙，她的頭側著，黑色的秀髮呈放射狀散開，看起來就像是血艷色的彼岸花安穩地伏在白色的畫布上睡著，那畫面如此淒美。淚滴從她的眼角滑落，發白的嘴唇微微動著，似乎是在喃喃自語，但聲音卻微弱而聽不清…

白允熙的葬禮只有溫劭翔參加，不，更正確來說是只有溫劭翔包辦，他將一束彼岸花放在白允熙的靈位前，他的眼淚早就枯乾，行屍走肉的表情和眼神直盯著遺照上白允熙燦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爛的笑容。

他也曾想過在送那些罪人入獄後，也跟隨著她的腳步而去，但是白允熙每晚都出現在他的夢裡微笑地看著他，跟他說：「我們的緣注定生死，但你的天空卻不只如此。」

或許對於白允熙來說，死亡也是對她這一生的另一種解脫，而她夢裡的笑容，很單純，很美很美。

「這些花真有特色，顏色的調配和捕捉非常的精準，筆畫之間還能賦予它們靈魂，不愧是當代名師的作品。」一名高雅的黑長髮女子穿著性感紫色禮服外面披上訂製的羊皮大衣，搭配的紅高跟鞋，步伐不疾不徐地仔細欣賞著現代畫廊的展覽。

然而，當她走到一幅畫前，她的腳步卻停了下來，眼神似乎被那幅畫給吸住完全沒辦法離開。

那是一朵鮮紅色，花被倒開展捲曲呈蓮狀的艷花，花瓣中間有一個白皙而長髮美麗精靈伏睡著，然而花的背景卻用深淺層次的黑色來鋪蓋作底，再加上一點紫色在暗中提供一些明亮，將整朵花營造出一種高貴美麗卻又帶些恐懼的氣息。

「曼珠沙華！」女子驚訝地自語著，「傳聞它開於黃泉之路上，是災難和妖異的象徵，沒想到這冥界之花竟溢滿神韻，溫柔中帶了絲哀傷，完全顛覆了我的想像，這幅畫到底想訴說什麼？」

「這朵彼岸花是自願投入地獄，在犧牲中綻放它的美麗。」一名身穿棕褐色西裝的，頭髮有些斑白的老人走了過來，「傳說曼珠沙華的愛情終沒有結果，但這幅畫的主人仍願意和它相戀。他將憤恨、哀戚和思念全部注入這畫中，在配色和意象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和感情，堪稱是他畢生的結晶。」老人說著，眼眶泛了些血絲。

「差點忘記自我介紹了，我是這畫廊的主人，戴旭明。」

「久仰您的大名了，我叫做魏琬。」女子趕緊伸出手和男子相握，「沒想到居然能在這場展覽上遇見這樣的作品。」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溫大師和我相識十多年，在他的生命裡難覓知音，除了那只精靈。」男子朝著畫的方向走去，盯著那隻精靈，「只可惜他們的緣已盡。」

「我可不這麼覺得。」魏琬看著戴旭明，笑了笑說，「濃郁的黑色中點綴著些微亮光，而精靈只是沉睡，我看這畫是正等待黎明的到來。」

「哈哈，魏小姐見解的是。」戴旭明頓悟似地大笑幾聲，「我都老糊塗了。他們的緣的確還繫著，溫大師還用他的畫筆將他們兩個的情緣給繫著呢！」

「館長先生，我可以請你喝杯咖啡，聊聊溫大師的繪畫和故事嗎？我想多了解這些畫裡面蘊藏怎樣的命體悟。」魏琬用小狗般水汪汪的眼神盯著戴旭明。

「榮幸之至。」戴旭明朝著魏琬笑著。

(完)

